

目录学对象淺探

朱 天 俊

目录学的研究領域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目录学作为一門科学，其体系怎样？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一門課程，究竟又应如何建設？这些由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实践中所提出的迫切問題，归根到底，要人們首先明确回答目录学对象是什么。考察目录学历史的发展，分析当前人們对目录学的了解与解釋，見解不同，說法不一。这样，一方面致使迅速求得对目录学統一看法变得困难起来；另一方面，多种說法，反映了人們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目录学的見解，^①这又大大可以启发人們思想，为认真解决目录学对象問題，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试图对目录学对象作初步探討，提出自己的淺見，与同志們一道，共求目录学沿着正确途徑，健康、迅速地发展，以利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目录事业的实践。

(一)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需要改造自然、征服宇宙和进行階級斗争的知識。一切可靠的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知識，都是从直接經驗发源的。但是人們却不能事事通过自己的实践，取得直接經驗，事实上多数知識都是別人或前人积累起来的間接經驗。怎样取得間接經驗呢？在古代，伴随着文字的出現，产生了图书。从那时起，图书成为記載知識、促进經驗傳播的工具，讀書成了人們获得間接經驗的重要方式之一。

社会不断的发展，劳动分工細密了，促使人类活动多样化，人們关于周圍世界的知識日益扩大和复杂起来；随着科学从萌芽阶段进入各門科学的产生，作为記載知識的图书，其內容也日益紛繁起来。这样，一方面人們在变革现实中需要借助于更多的图书，获得多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图书的日漸增多，愈益使人們为了适合各自需要利用图书变得困难起来。人們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步积累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种社会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并相应地建立了若干理論体系，产生了若干学科，目录学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以記錄图

书^①为手段，达到利用图书的目的，来具体解决社会图书众多和人們对图书需求之間的矛盾的。但是，古今中外图书是那样广泛复杂，人們利用图书又是那样各各不同并有鮮明的目的性。那么，倒底为什么人記錄什么图书，能使图书得以充分利用？为了充分利用图书，又需要記錄什么和如何記錄图书呢？这里出現了記錄图书和利用图书二者之間的关系：既是一致的，而又不是一致的。其所以說二者是一致的，这是因为記錄图书是根据社会需要，人們正是为了利用图书才記錄图书的。无利用图书就毋需記錄图书；无正确記錄图书，当然也就无从充分发挥图书的社会作用。其所以說二者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社会需要經常处于变化之中，图书品种层出不穷，并在成年累月地增加着。有时人們記錄的图书，并非必然能為人們所需要。有时人們所需要的图书，往往还未加以积累和記錄。二者一致的一面，人們容易看到；二者不一致的一面，常常不為人們所注意。記錄图书和利用图书之間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目录学的对象，从而使我們确认，目录学是以利用图书为目的来探索記錄图书的規律的一門学科。其作用在于促进图书流傳，通过图书流傳来傳播科学文化，宣揚一定思想体系的观点，服务于当前的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

图书，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是反映社会意識的重要因素。印刷术的采用，更加提高了图书的社会职能。各种社会思想，新与旧的斗争，科学和技术中的发现，都能够借助于图书获得广泛的和迅速的傳播。在階級社会里，图书就其思想內容和思想傾向性來說，是有階級性的。因而，按什么观点，記錄什么图书，向什么人宣傳什么图书，这里都反映着鮮明的階級性。公元前六年由刘歆等編成的古代书目“七略”，就是我国汉朝政府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大措施。該书目記錄图书的中心思想是：

① 本文所說的“記錄图书”，包含有查明，記載，揭示，評述图书的意义，为了敘述方便起見，故用“記錄图书”四字以概括之。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崇儒术，实行思想统治。清代乾隆年间，由一批御用文人根据皇帝意旨，禁毁了許多图书，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们记录图书的原则是，凡对清代统治者有利的，列为上品，“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凡无碍政事，不关紧要的，作为中等，谓之“亦长短兼臚，见瑕瑜之不掩”；而对“言非立训，义或违经”的，“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謬”。清代统治者认为“言非立训，义或违经”的图书，其中就有許多正是与他们意願相反，对当时社会有进步意义的、含有民族思想的著作，这是我国优秀的文化典籍的一部分。清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处理，为的是让世人不知其面目，达到彻底阻碍新思想传播的目的。1896年梁启超编制的“西学书目表”，1897年康有为编制的“日本书目志”，都是为了配合他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运动而记录图书，以便系统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科学技术和有关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图书。由此可见，从来没有一种记录图书是“超阶级”的毫无目的的活动。它是由编者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这一特点贯穿着记录图书过程的始终，是我们所丝毫不能忽视的。资产阶级目录学家都有着自己的阶级倾向，但是他们避而不谈，甚至说什么中国“历来目录学者之誤”，“传统观念阶级思想之深也”。^①我们则公开承认这一点，并明确表示，今天我们记录图书的活动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取决于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

由此可见，记录图书不是什么孤立地脱离社会需要和一定阶级利益的活动；而是把记录图书作为一种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联系并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斗争的活动。因此，经常广泛不断地调研社会需要，深入了解读者对图书的具体需求，并据此确定记录图书的原则和方法，就成了解决记录图书和利用图书关系的前提。从这一点出发来研究社会需要和读者要求，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里明确规定了研究社会需要和读者要求的目和内容。

当研究如何通过记录图书达到利用图书的目的的时候，我们认为，既要记载、评介图书中所包含的各种思想观点、科学知识，也要描述、鉴定所借以反映图书内容的图书形式。但是，多数西方资产阶级目录学家，则主张只要记载图书的形式，而不记

载图书的内容。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就认为，“目录学家应当研究书的版次、特点、出版地、印刷人、印刷时代、字体图解、版本大小、校勘、装订、收藏者、分类、收入何种丛书，及见于何种目录。他所注意的是书的客观对象，而不是书的内容的道理。”^②

刘国钧先生也曾经认为，“志书籍者，诚不能免于涉及著述之内容，所涉及者以能辨别著作之宗旨为止。若批评其得失，讨论其是非，则治专门学者之事，非目录学所能及也。”^③

很显然，按照福开森的主张，则必然引导人们只追求图书形式的记载，而放棄图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内容的剖析。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沿袭着这种陈腐观点，就必然会走上脱离政治、脱离现实，形式主义地记录图书的歧路。

与这种观点相反，中国目录学传统思想之一，是记录图书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强调图书内容的记录。当然，旧时代的“辨章学术”，是辨封建的学术思想；“考镜源流”是考封建的学术源流，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文人治学服务的。今天，我们从根本上扬弃旧时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思想而吸收其合理的方法，加以革新，并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指出图书作者的思想派别，对其论述的内容加以学术上的剖析，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正确记录图书，有效地利用图书的原则和方法。

刘国钧先生的主张也是值得商榷的。诚然，探讨图书中的科学内容，是各学科研究工作者的任务。但是，从目录学的作用看来，记录图书恐怕也不能仅以能“辨别著述之宗旨为止”。不过问图书内容的是非得失，就不能真正揭示图书内容，有效地实现目录学的职能。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如何“批评其得失，讨论其是非”。我们认为，经常密切注视学术评论动态，善于利用各门科学研究的成果，并加以自己的分析判断，“批评其得失，讨论其是非”，也不是“非目录学所能及也”的事。而且，学

① “校讎新义”卷七，杜定友著，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② “目录学概论”，英国福开森著，耿靖民译，193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印行。

③ “图书目录略说”，刘国钧著，“图书馆季刊”1928年3月，第2卷第2期。

学术評論的評述图书和目录学的評述图书，只是目的性不同，角度不同。学术評論的評述图书，是为了剖析图书中所反映的科学結論，探求科学真理；目录学的評述图书，则是为了揭示图书的内容实质，促进图书的利用。看不到这两种評述图书的差别，把二者混为一談，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过分強調这两种評述图书的差别，认为二者之間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沟，这也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記錄图书就是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前提下，做到高度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統一，图书内容和图书形式相結合，就是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揭示社会图书财富的政治傾向性，及其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和知識内容，并对它們的是非得失有着鮮明的态度，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它們加以檢驗鉴定，并描述各种图书的形式特征。与此同时，按其各批相关图书的特点和特定范围讀者的要求加以系統化，帮助人們正确理解和批判地掌握社会图书财富，从而促进图书的利用，服务于现实的斗争。

(二)

， 回溯我国历代目录学家的思想，有的重在辨章学术，考鏡源流，提要鉤元，指导治学；有的重在辨别真偽，校讎異同，考訂版本，收藏鉴赏；有的重在采其序跋，广为集納，述而不作，提供参考；有的重在網紀群籍，釐次部类，簿屬甲乙，便于查考。这种目录学思想的不尽相同，反映了人們对目录学对象認識的差異，因而历代目录学内容也就不完全一致了。目录学发展到今天，根据上述研究对象的范围，我认为：目录学的内容应包括目录学基本理論的研究，記錄图书的原則、形式及其利用的研究。

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論的研究，其中包括目录学的对象、任务，調查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图书需求的原則，书目类型、社会职能及其体系，我国社会主义目录事业建設及其組織原理等諸方面。

关于記錄图书的原則、形式及其利用的研究，其中包括認識图书的原則，揭示图书的方法，书目、索引、文摘、輯录、书籍述評等編写的方法，书目評論，书目参考工具的組織与利用等諸方面。

結合各門学科图书的特点，研究各种专科图书的記錄、利用的原則和方法，这是各种专科目录学的任务。它們已各自成为各門科学的輔助学科，一方面为各門科学工作者所經常利用，对各門科学的

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各門科学的发展而日益丰富着自己的内容。因此，各专科目录学都是目录学的分支。

目录学史是目录学的另一分支。目录学史的任务就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学說，首先着重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目录事业的建設成就及其基本經驗。具体研究我国历史上各时代目录学思潮，各主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記錄图书的經驗，特别是对他們所編制的书目著作給以正确的評价，从而达到批判继承目录学遺產，丰富目录学理論。还要考察外国目录学发展状况及趋势，作为发展我国当前目录事业的借鉴。

至于目录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关系，我认为：

目录学和思想史关系特別密切。列宁指出，評述图书非联系思想史不可。只有从思想史高度来考察图书，我們才能深刻地揭露图书内容的思想傾向，确定其科学价值，从而达到正确的記錄和合理的利用。

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的关系，也頗为紧密。图书分类学是以全面研究图书分类理論、方法及其历史为其职能的。在研究目录学特别是目录学史时，都要求具备这方面的知識比較廣闊和深入。

目录学和图书史也很有关系。图书史是研究图书在各个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作用，图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精通图书史，可以更好地从历史上認識图书，有助于图书的記錄和利用。

目录学也常常利用史科学的知識，来批判分析史料性质的图书，确定其来源、階級性和用途，及其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

目录学在比勘篇籍文字、辨别图书真偽、鉴别版本源流等方面，又常借助于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知識。

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因为在現時，图书馆工作中应用目录学知識最多，并且形成图书馆特有的工种，如通常称之为书目工作和編目工作。因此，今天研究目录学不能脱离对图书馆学的了解。既然书目工作和編目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当人們考查图书馆学内容时，又必須包括这两項工作的知識。目录学和图书馆学之間出現了若干交叉的現象。有些同志据此提出目录学从屬图书馆学的主張^①，这是值得商榷的。目录学

① “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黃宗忠等，“图书馆学通訊”，1960年第5期。

的对象及其特定的研究領域，已如上述，則目录学豈止是图书馆編目工作和书目工作的知識呢！从兩門学科各自研究对象和历史发展来看，它們实是各不相同，各自独立，但又相輔相成，相互促进的。

在这里，我們要提到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一門基础課程的建設問題。其方向虽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工作的有关部分，但着重联系图书馆实际来阐述目录学，对于培养图书馆专业干部是完全必要的。因而这也是課程建設上帶有原則性的一个問題。

(三)

在国内关于目录学对象的爭論中，有一派意見认为目录学对象是目录，他們說：“目录学是一种研究图书目录編制理論和方法的科学。”^①或說“目录是目录学对象，而目录所記載的是书籍，因此目录学很自然也要研究图书。”^②最近又有同志說“目录学是研究用书目索引的方式，向讀者通报图书和宣傳图书的規律的科学”；认为目录学組成部分是：目录学基本理論、书目史料学、书目編制法、书目考查法等。^③尽管持有这种見解的同志不同意目录学对象單純是目录的看法，但就他表述的目录学內容的实质看，他的見解还是一种“目录是目录学对象”的变通說法。

我們分析这种見解，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早在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中，多数西方目录学家都把目录学理解得很狹窄，认为目录学只是图书目录和編制这种目录的方法”。^④目录学的发展表明，这种見解陈旧了，不能正确反映生动的实际工作的多样性，編制图书目录仅只是記錄图书和利用图书的一种形式，怎能以一点概括全面呢？有些同志确定目录学对象只是目录，因而不得不把报道科学情报資料的文摘、快报、文献評述、科学总结都統作目录看待，名之为“科学情报书目”^⑤，作为目录的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毋庸贅言，文摘、快报、文献評述等都是記錄科学技术文献，反映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常用形式，它們具有促进文献利用的特点，当然应视为目录学研究的范围。但却不能同意由于这些形式是目录的一种类型，因而列入目录学范围的見解。因为仔細分析文摘、快报、文献評述等，从內容到形式，都非“目录”概念所能概括得了。我們和这种意見的分歧，不單純是由于对“目录”理解不一致而引起，更重要的是对目录学領域內出現的

新現象，我們究应如何对待的問題，是以“目录学研究目录之学”的框子去套实际工作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問題呢？还是实事求是地正視这些新事物、新問題而給与正确的科学解釋呢？可以断言，在丰富的工作实践中，記錄和利用图书的方法和形式是不会局限于現有这些的，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讀者需要，人們是会用多种多样記錄图书的方法来創造更多的为人民喜聞乐見的形式的。例如，上海图书馆編制的“閱讀参考資料”，就可视为是一种新穎的記錄图书、輔導閱讀的形式，如果也称之为“目录”，恐怕有些勉强吧！

其所以不贊成“目录学的对象是目录”这一观点的理由就在于，它有可能給目录学的研究領域套上固定的框子，有了这个固定的框子，就会对新事物因套不上而輕輕放过；或勉强套上而又不能对新事物予以合理的說明。例如，把文摘、快报、文献評述等称之为“科学情报书目”，其本意是想对它們作出科学概括，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变成不科学的了。这对目录学研究抑或实际工作都是不利的。

还有一派意見，主張目录学研究对象是图书。下面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他們认为，“目录学的对象簡單的說，是书，詳言之，則关于书的材料、书的形式、书的內容皆是”。^⑥

这种观点，来源于19世紀英国资产阶级目录学家賀恩的思想。賀恩就认为，“目录学者，簡言之，书籍評述之事也，詳言之，研究关于书籍之一切知識也。列举之有四端：1. 关于組成书籍之材料；2. 关于在书中所論述之內容；3. 关于书籍版本之优劣及其价值；4. 关于书籍分类之位置等是也”。^⑦这种观

(下轉第23頁)

-
- ① “目录学讲稿”，徐家麟，1955年，油印稿。
 - ② “普通目录学讲义”，呂紹虞，1956年，鉛印本。
 - ③ “目录学的对象与任务”，陈光祚，“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7期。
 - ④ “普通目录学”（苏联图书馆学院教科书），1957年，俄文版，第7頁。
 - ⑤ “論科学情报书目”，陈光祚，“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7期。
 - ⑥ “中国目录学大綱”，容肇祖，1934年，油印本，第3頁。
 - ⑦ 轉引自“目录学通論”，毛坤，“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月报”，1934年，第1卷，第1期。

工作，必須經常進行調查研究，對以下幾方面作到“摸底”和“有數”。這些方面就是：本館的具體任務；已有的館藏；其他館的館藏；讀者需要；圖書來源；國內外學術、出版動態等。（五）衡量各館藏書的質量，主要是依據它的具體任務和讀者需要來考查它對各種比例關係是否安排得正確。所說比例關係就是指以下這些：藏書的質與量；各類書刊；古今中外書刊；滿足主要讀者群和一般讀者群的需要等。但對最後一個問題，大家感到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在討論過程中，對藏書基數表和復本率問題，大家一致認為不聯系各館的具體情況（任務、讀者、藏書基礎等），來制定一般的基數表和復本率，並機械地加以執行，這是錯誤的，有害的。但對它們作用的估價，卻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基數表和復本率本身就對藏書建設帶來兩個壞影響：第一，它引人誤信復本率就是一切，基數表就是萬能；第二，把圖書補充工作引向過份簡單化的道路上去，有礙藏書質量的迅速提高。同時對基數表是否能夠訂得好有懷疑。在計劃發行的條件下，應隨每種書的出版情況而定，不能有事先制定好的基數表，以免被死框框套住。大多數同志不同意這

種意見，認為，藏書建設的原則、範圍確定後，所需補充的圖書究竟以多少復本為宜，這一點往往須由基數表和復本率來體現，而且基數表、復本率的标准，往往又是衡量該館藏書建設是否真正符合方針任務的标准之一。有了原則、範圍還不夠，為了工作細致無誤，一定要有補充的标准，也就是要有基數表和復本率。這是一種合理的必要的制度，是靈活掌握採購工作的依據。否則，採購人員就容易憑個人願望辦事，而不利于藏書建設的進行。過去處理這個問題產生缺點，並不是由於這一制度本身，而是由於沒有真正切實依據藏書建設的原則範圍和實際可能去制定它們。或者是由於執行上不夠細致靈活的緣故。

另外，關於在計劃供應的條件下，圖書館應如何合理建設藏書也有不同的意見。由於時間和調查材料不足，這個問題沒有進行深入的討論。

以上就是三次討論會的簡要報道。當然，上述問題的討論都還不夠深入，需要進一步探討。希望全國從事圖書館學和目錄學理論研究的同志們積極參加我們的討論。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通訊組）

（上接第35頁）

點，是不符合現代科學發展的實際狀況的。

按照這種觀點，就等於把目錄學範圍擴大到茫無邊際、無所不包的地步。這樣，實際上就否定了目錄學特有的對象和內容。事實上，研究組成書籍的材料，是圖書學的任务之一；研究書籍中所論述之內容，是各門科學的職能；關於書籍版本之優劣及其價值的研究，已構成版本學；關於書籍分類位置的研究，則屬於圖書分類學的範圍。它們均已形成或屬於各種科學，並不構成目錄學的內容。

當然主張這四方面不構成目錄學的內容，並不排斥在記錄圖書時常常需要藉助於這些知識，以達到有效地利用圖書的目的。問題不在於記錄圖書時要不要利用這些知識，而在於不能把記錄圖書所利用的這些知識歸之於目錄學的研究內容和範圍。

我們不能把研究目錄學所需要的知識和目錄學研究的對象混為一談。為了對各門科學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區分各種複雜相聯系的事物的特點，是很重要的。抓不住各自的特殊矛盾，必會使一切都混同起來。

本刊啟事

圖書館雙月刊自今年第二期起因故改為季刊。每逢季末出版，篇幅較前略有增加，訂購手續不變。

為照顧部分未及訂購的讀者，本刊每期備有少數零售本（第一期尚存少數），需要者請逕與北京圖書館總務科聯系。

地址：北京文津街1號 電話：6.6331轉總務科